

午夜的五分前

周皓昕 译

本多孝好

MITSUDA SHINZO

爱情这东西，悲惨到令人讨厌的地步，愚蠢到惹人发笑的地步。

SIDE A

真夜中の五分前

中国华侨出版社

本多孝好

MITSUDA SHINZO

SIDE A

午夜的五分前

周皓昕 译

中國華僑出版社

店内的摆设几乎没有变化。除了满眼遍布的令人一看便联想到店名“圣母玛利亚号”的轮船模型、老旧航海图和小小的地球仪勉强算得上个性外，它与学生街上数不清的各色咖啡馆并没有太多分别。虽然没有特别吸引我的地方，不过想要喝杯咖啡的时候，学生时代的我总是来到这家店。在我和小金井小姐面前摆上两杯水，为我们点菜的店老板也没有变化。他穿着白色衬衫和灰色西装裤，显然这样的装扮与咖啡店店主的身分不甚相称。老板站在柜台后面，这身打扮若系上领带仿佛可以直接去公司上班。虽然我曾向他请教过几次爵士乐方面的造诣，但老板似乎并不记得我，没有与我搭话便径直返回柜台。叫他逐个记住每年在此出入来往的学生的面容，确实苛刻了些。

想来九月过半，正巧是漫长暑假结束的时节。早已过了午饭时刻，店里坐着几组明显像是学生的客人，用几乎盖过播放着的爵士

乐旋律的尖嗓门谈笑着。那光景也与过去别无二致，我过去对此未曾留意，可现在耳朵里回响着那毫不顾忌周围的恣意谈话声，却不由得感到不快。与客户的碰头会在我毕业的大学附近，小金井小姐让我随便找一家可以解决午饭的饭馆，我便推荐了这里。或许当时应该再好好考虑一下店铺的选择。

“不好意思。”

四下里巡视一番，店内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注意的东西。我悄声对兴趣缺缺地开始翻看午餐菜单的小金井小姐说道：

“这家店真的可以吗？”

推了推架在鼻子上的无框眼镜，小金井小姐撇了撇嘴角。我入公司以来，她就是我的直属上司。这三年间，我从没有见过她的嘴毫无造作地摆出自然的微笑。小金井小姐总是撇着嘴角微笑，给人留下轻视对方的印象。再加上她的工作能力十分出色，压人一头，公司里对她的评价自然好不到哪儿去。

“无所谓啊。我也不是那种想着趁外出时和年轻部下享用法式午餐的自作聪明的上司吧？”

她歪曲的嘴唇如是说。我无意强调男女之分，可也不由暗自忖度这话应该换一种略为委婉的说法。连作为直属下属的我都是如此反应，公司里的大叔们就更不吃她这一套了。

得知我会被分配到小金井小姐的部门的时候，同期入公司的

两个同事向我投来安慰和同情的目光。从进公司到分配部门这短短一段时间内，我们便已对围绕小金井小姐的风言风语有所耳闻。当时我们三个之中没有人与小金井小姐接触过，而且没有什么比集团中的流言更不可信，因此我对这一分配没有感到有何可烦恼的。可是，当她成为我的上司后，我立刻理解了那些传言是如何产生的。如此严苛对待下属的人，在别的公司恐怕打灯笼都难找吧。许多组织都是这样，而企业也建构在负面的相互帮扶之上。迁就自己，迁就部下，迁就同事，追根究底是对自己人的无条件姑息。在旁人面前掩饰自己，在别的部门面前袒护自己的部门，在其他企业面前庇护己方企业，组织之实体就是由这一连串偏袒维护构筑起来的。小金井小姐无法容忍这种想法。无论对自己、部下、同事还是公司，她都非常严格。她的部门中提出的人事调动申请最多，可不仅仅是句谣言。小金井小姐在业务上的成绩完美无缺，而人事调动的问题是她唯一的弱点，正因为如此，职员们口口相传的与此有关的流言蜚语比起真实状况来有些夸张。当然，对小金井小姐的竞争对手而言这是绝好的攻击把柄。我们部门发起的企划几乎无法获得其他部门的协助。一个原本追求赢利的规范企业，行事居然受到“看小金井这家伙不顺眼”这样的感情论左右，不仅令当年刚进公司的我目瞪口呆，甚至三年半后的今天依然感到不可思议。简直就是小孩吵架似的儿戏嘛，我已无数次在列席公司会议的时候差点冲口说出这

句话。

“长内课长。”

脑海中浮现出那永远一成不变的深色西装和神经质的瘦削面容，我说道：

“不能再试图努力一下吗？”

小金井小姐面无表情地点点头。这模样不是在催促我继续说，也不像是“我已经知道了，你不用再说”的意思。对我而言，只有硬着头皮说下去了。

“这样做事真的很难。这次的企划如果能够获得一课拥有的人脉关系的协助，应该可以从不同角度突破。只是一课不帮忙也就罢了，他们那样做简直就像在妨碍我们。原本这次的任务，就和我们部门负责的工作……”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小金井小姐缓缓歪了歪嘴角，还是打断了我。

“‘不能再试图努力一下’，指的是长内课长，还是指我？”

“两方都有啊。”

我有些不耐烦地说道。小金井小姐对下属虽然严厉，但对这种有话直说的情形倒不会追究。

“眼下经济如此不景气，真不是公司内部争权夺利的时候。我们公司又不是财大气粗的大企业。”

与许多领域相似，在这次经济萧条中广告界也反复经历着各种企业间的吸收兼并，以增强自身实力。我们这种资历浅、资金少的小公司能不被大企业吸收而坚持到现在，与小金井小姐这十年来的绩效是分不开的。小金井小姐在泡沫经济时期被挖角来到公司，彻底改变了原本耽于下游的公司的基本发展方向。她尽力争取那些大公司看不上眼的工作，以求脱离下游企业。现在我们公司就靠着小金井小姐创造的绩效和以往大企业的外包活勉强创造出些许利润。不过，由于这几年颇不景气，大企业也开始下工夫搜罗工作。目前看不出这与过去有什么大的分别，影响并不明显，但是如果大企业有意，我们公司在业界不出一年，就会失去立足之地。

小金井小姐扫了我一眼，迅速移开目光。

“我不认为你是那种对公司满怀热爱型的员工。假使公司垮了，你会毫不犹豫地着手寻找新工作。所以我没有将你刚才的忠告看作是出于对公司的感情，而是当作对共事三年多的上司的私人忠告。”

小金井小姐没有对上我的视线，只是淡淡地说道。虽然我说出那番话前并没有对自己的用意思索过多，但听她这么一讲，也觉得颇是那么回事。

“我也知道你想说什么。”

她的目光回到菜单上，仿佛在朗读上面的文字般接着说道。

“集团有集团的行为方式，逾越集团范围的做法即使行之有效，也不会得到集团的肯定。我若是继续坚持自己的方式，无论做出怎样的成就，公司也不会肯定我，如果在下一次人事变动上输给长内课长的话，半路入伙的我将失去自己在这里的容身之处。你担心此事，因而想建议我多少与长内课长好好相处。就是这么一回事吧？”

我在脑中將小金井小姐清晰的结论重新思索整理了一遍，点了点头。

“嗯，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小金井望着我的表情倏然缓和下来。

“那种事情，很累人呢。”

小金井小姐说着，仿佛真的很疲惫。她的眼角浮现出几道与年龄相符的小细纹，我有些不知所措。与个人好恶无关，我与小金井小姐之间这些年来相处融洽，我不打算破坏明确的关系。

“对不起，”我说，“是我太多管闲事了。”

“不是那样的，”小金井小姐说，“我实在做不到啊，配合集团水准那种事。你太高估我了。”

“不可能做不到吧？”我说，“只要比现在更，怎么说呢……缓一缓油门就好了。”

“那种事我做不到。”

仿佛是在宣称淡水鱼无法在海里生存一般，她用斩钉截铁的语气说道。小金井小姐放下手中的菜单，两肘撑在桌子上，双手交叉，这双手没有涂指甲油，也没有戴戒指。

“社会以低于自己期待的水准运行，这种感受你也有吧？”

我有些反感这句话里的傲慢，但若耍老实回答，我只能点头。

“有啊。可是，那种感受应该每个人都有吧，即使不是指社会全体。”

即使不是指社会全体。小金井小姐重复了一遍我的话，点点头。

“对，就是那样吧。所以大家在有些时候就会装傻充愣，这种说法不怎么好听，即抹杀自己的某些部分，以求与周围保持平衡。那种事我做不到。纵使只是属于自己的极小的部分，一旦像那样敷衍，我都会觉得整个人将因此毁灭。”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小金井小姐问我。

“我想我明白的。”我点了点头，“不过我从没有那么认真地试着想过它。”

小金井小姐正要回应我的话，身后的学生们中间突然爆发出一阵大笑。我不由得皱起了眉，而小金井小姐则轻轻撇撇嘴角，朝那边望去。

“你以前也是那个样子？”

“怎么可能，比起他们我还是有一份稳重的。”

我笑着回答。但小金井小姐却一脸认真地点点头。

“也是呢，那种东西是改变不了的。假如把小池或者泽野丢到他们中间，就不会有突兀之感吧。”

小金井小姐拿自己的部下做比喻。

据传这位四十出头的女性是以相当高的薪水挖角来的，我想象着她学生时代的模样。脑海中浮现出一个瘦瘦的，戴着一副比现在更加土气的眼镜的女生。我暗自苦笑。

“有女朋友吗？”

这一次，小金井小姐望着窗边说。

“啊？”我反问道。

“我是说，”小金井小姐朝着窗户那边轻轻扬起下颚，“那个时候，你谈恋爱了吗？”

我循着她的视线望过去，一对像是情侣的人面对面坐着。在人声鼎沸的店内，只有那两人周围荡漾着悄无声息的气氛。那对情侣中的女孩无论是面容、体型还是气质，都与水穗大相径庭，我却在她身上看见了水穗的影子。是这家店的缘故吧。我和水穗一起多次来过这里，我们好像也曾经坐过他们现在坐的位置。

“当然谈过。”

将视线移回小金井小姐途中，我将水穗的身影赶出脑海。

“因为是大学生嘛。除此之外，还能做什么呢？”

也有那样的学生生活啊，小金井小姐喃喃自语。

“那么现在呢？”

“嗯？”

“现在在谈恋爱吗？”

我有些猜出她想要说些什么，一时答不上话来。我知道有人在背后议论纷纷，但没有想到小金井小姐竟然会当面提及那件事。

“成田先生的助理，我记得是叫原小姐吧？”

与雇佣多名全职摄影师的大企业不同，我们公司是依照情况将任务外包给自由摄影师的。成田先生便是其中之一，一名五十开外的摄影师。他拍的照片是好是坏，我无法评价。“平淡无奇”是大家对他的一致评价，学生时代时我并不知道，但社会颇为珍视这种特性。每当需要这种不求强烈个性的照片时，我们公司特别喜欢委托成田先生。原祥子是他的助手，每个月会进出公司数次。

“如果那是认真的恋爱，我不想多说什么，就算不是，也无所谓。毕竟你也不是小孩子了。”

“是啊。”我点点头。

“不过，”小金井小姐接着说，“身为我的得力助手，你在公司所处的立场比你想象的要微妙。我虽不知你是怎么想的，但过去没有一个员工可以与我相处得这么好。所以你比你所想的更容易成为公司内流言蜚语的主角，甚至都钻入了我的耳朵。你要小心一

点，要是你在公司待不下去了，我也不会庇护你的。光是保护我自己就已经费尽全力，别太高估我了。”

“我会注意的。”我老实地点头。

我原以为话题会就此结束，但小金井小姐似乎又想到了什么。

“不，那种事其实无所谓吧。要是待不下去了，你也会毫不拖沓地辞职吧。所以，”她说，“原小姐之前是会计安藤小姐？再前面是来打工的女生吧，我忘了名字了。再之前还有吗？”

“是啊，有吗？”我说。

我并非装腔作势，也不打算隐瞒什么，只是真的想不起在那之前交往过的女生是谁。经理安藤有美，打工的向田智香，我的脑子里按照顺序依次回想，在我想起下一个名字前，小金井小姐说话了。

“总之，如果一直重复那种事，你会追悔莫及的。真正重要的部分都会摧毁的，你自己小心一点。”

嗯，如果还没被摧毁的话。小金井小姐继续说道。

“这是对你寄予我的私人忠告的还礼，极度私人的忠告。”

单身。没有听说过任何绯闻，也没有见过那样的迹象。尽管不知道小金井小姐谈的是何种恋爱，但也许那就是她的恋爱观吧。

我对扬起嘴角的小金井报以一笑。

“我会小心的。”

之后就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话题了，小金井小姐从包里取出今天报告计划使用过的材料开始阅读。那是北陆地方的老旧温泉地委托的小镇振兴案。小金井小姐去旅行社交涉，和白领女性杂志接洽，向连锁居酒屋推荐该地的名酒，尝试展开一系列活动。我们部门得不到其他部门的协助，作为交换，也得到了侵入其他部门领域的默许。小金井小姐的职位是制作三课课长，但事实上制作三课不仅负责广告制作，而是等同于一个独立公司，包办了从企划到业务的一系列工作。业绩几乎全靠小金井小姐一个人的力量支撑。对他来说，我或许连她的一只手，甚至右手中指都不如，其他的课员则更是小心翼翼地与耀眼的小金井小姐保持距离。看她工作的样子，简直让人怀疑此人究竟何时睡觉。现在，面对阅读资料的小金井小姐，我可以做的也只有默不作声，不去打扰她吧。

我试着去倾听，可店内钢琴三重奏的琴声被学生们又一次涌起的欢笑声掩盖。我忍不住皱起眉头，转头望向柜台。我们的商务套餐似乎还没有做好。我有些闲得无聊，取出了手机。手机里有一条原祥子发来的短信。

今天晚饭怎么办？

想到晚饭，我叹了口气。

我连午饭都还没吃，我向手机里输入文字，晚饭的事等吃完午饭再说。

手机屏幕上的文字读起来冷冰冰的，应该不是用词的问题，而是最近我和她的关系造成的吧。交往了近半年，我知道差不多该结束了，也许祥子也清楚这一点吧。问题在于，谁扮演受害者，谁扮演加害者，只剩下角色分配。不用说，受害者的差使要轻松得多，祥子也是这么想的吧。我没有发出短信，删除了刚刚打好的文字。

抬眼注意人们的动作，窗边情侣中的女孩正要起身。她向男友轻轻挥手，他回应以微笑。他越过咖啡厅的窗户目送她离开后，从包里取出一本文库本开始阅读。也许这是他最后一次看到她，我突然那样想道。

我最后一次见到水穗，是在大学食堂里。水穗接下来要去打工，而我为了保证取得毕业的学分不得不去上课。水穗和平时一样，挺着腰杆，迈着大步。她走出食堂的时候不经意地回头，有什么预感吗？她朝我轻轻挥手。面对水穗异于平常的举动，我只回应以微微点头。那已是六年前的事了，我当年二十岁，水穗只有十九岁。

小金井小姐说了什么，我抬起头。然而那似乎只是她的自言自语。小金井小姐的目光依然落在文件上。我喝了口杯子里的水。如今竟然沉浸在有关水穗的回忆里，这实在不是什么好嗜好。果然还是应该好好考虑店的选择。

我估摸着七点多可以下班，重新拿出手机输入文字：我再跟你

联络。

两名身着西装的人擦身而过时偷看了我们一眼，然而他们的目光被我清楚察觉。我望向并肩而行的原祥子的侧脸。小脸蛋的正中央盛气凌人地翘着尖尖的鼻子，身材苗条，却有着让人想要拥紧的女性丰腴。她比我大三岁，可因为肌肤细嫩，看上去反而比我还要小。

她第一次和成田先生出现在公司时，引起了一阵小骚动。一封记载着她的姓名、随意的简历和胡诌的三围的邮件以“机密情报”之标题在公司里流传。仅在当天就有三人发送邮件宣称要邀她约会，到周末为止已增加到十人。据祥子说，其中有四人真的来邀请她了，可是没有一个人邀约成功。也许是因为他们都太正经了。

“看他们的架势，要是答应与他们约会，好像第二天就会向我求婚似的。”

虽然祥子的语气很高傲，但她似乎真的很讨厌那种事。她以前的男朋友，或是想要成为她男朋友的人，肯定都对她使出了浑身解数吧。因此她才会对那样的爱情感到厌倦。

偷偷看了我一眼，祥子的鼻子发出一声嗤笑。

“怎么了？”

一群上班族从我们对面走来，我稍稍贴近祥子的身侧问道。星

期四晚上九点多的闹市区充斥着明显是上班族的人们，或看不出是什么身份的人。

“你听说过吗？因为喜欢所以看脸，或是因为看脸才喜欢。”

“什么？”

“人类是因为喜欢对方才去看那个人的脸，还是因为看了那个人的脸，才喜欢上对方？”

“因为喜欢对方才看脸吧。”我说。

“错。”祥子说，“人啊，是因为看了脸，才喜欢上那个人。”

“什么呀，这都是。”

“人类工学。”

“啥？”

“前些日子，老师收到导学的研究室的拍照委托，对方要求尽量把女性的脸拍得毫无个性。你也知道，我们老师特别擅长拍摄那种照片。”

“是啊。”我赞同道。

“尽量把几位女性的面容拍得没有个性，然后从中拿出两张随机给男性受试者展示数秒，问他们喜欢哪一个。稍微变更两张照片的展示时间长度。结果呢，大部分的人都表示喜欢看的时间更久的那一张。”

“喔。”

“因为逃跑所以害怕，因为欢笑所以快乐。并不是人类出于感情的反应而行动，而是反应状况的行动催生出人类的感情。大概就是那样的研究哟。”

只是单纯地活着，世界就已复杂得离谱，所以人类渴求某种指标，进行着各种研究和尝试。可是，那些研究结果究竟可以成为何种指标，我不明白。

“所以那又怎样？”我试着问道。

“所以，就是让你更加仔细地瞧瞧我的脸的意思呀！”

祥子一边走，一边把脸贴到我的眼前笑道。她不是故意要挑逗我，也并非想要我为难。也许，她只是想要一个人享受现在我们之间的这种微妙关系吧。

晚饭后，我们原本想寻找一家可以小酌一杯的店，冷不防祥子窜进了路旁的一家电子游戏厅。照她的性格，不太可能说出一起照大头贴这种孩子气的话，我这样想着，默默地跟在她的后头。有一对情侣正拼命想要夹起不怎么可爱的布偶玩具，一群醉汉配合着屏幕画面手舞足蹈，祥子穿过他们，走向空气曲棍球桌。她一声不吭地指着球台，我对她点点头。我脱下外套，祥子投入硬币。

“你忙吗？”

祥子将掉出来的小圆盘笔直地朝我的球洞滑来，小圆盘撞上了我手上的球拍，我还来不及挥拍，便已回到了祥子手上。